

重点阅读

# “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梁平诗集《一蓑烟雨》

□霍俊明

梁平的最新诗集《一蓑烟雨》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一个时段诗歌作品的物理性集结，可以视为一个诗人近半个世纪诗歌写作的总结，正如梁平自己所言“我的整个写作都在为此努力”。这些诗类似于词语、生命和精神高度压缩、凝聚而成的压舱石。历经人生淬炼和诗学锤炼的诗人把一生烟雨、四季流转、世态变迁转化为肉身的蓑衣。甚至毫无夸张地说，诗歌在终极意义上成为一个诗人诗性正义、生命韧力和语言探险的“衣冠冢”。

诗集名为“一蓑烟雨”，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苏轼，想到他的“定风波”，想到“也无风雨也无晴”，想到词语背后一个诗人“击空明兮溯流光”般的精神来路和命运去处。是的，诗歌就是一个人精神生活最为契合的载体，在道与器的平衡与融合中，一个诗人的精神视域、襟怀、气度、格局都得以全息呈现。

一本诗集，骨架和肌理同等重要。就《一蓑烟雨》的构架来说，以小长诗《水经新注：嘉陵江》开始，以小长诗《蜀道辞》结束，中间主体部分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短章。这两首长诗恰好如峡谷入口和出口处高山巨峡般的屏障，中间则是激流险滩、峡谷沟壑、林木泉石、猿声鸟鸣、流云雾霭、雷电风雨所构成的大千世界。诗集以《巴与蜀：两个二重奏》《重庆书》和《水经新注：嘉陵江》《蜀道辞》为主体，这些聚焦巴蜀地方性知识和个体命运空间的长诗对应了多年来梁平在长诗创作方面的努力、经营、探询以及由此而构筑起来的诗学方向、总体格局。甚至这些长诗构成了梁平其他向度文本的精神出处、思想底座和诗学坐标。写作长诗谈何容易？它绝对不是一首短诗的增量和长度拓展，而是需要裂变、聚变式的高难度的运思以及相匹配的方式、方法，需要足够支撑起长诗运转的思想载力和精神势能。单是《蜀道辞》，梁平就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构思、定调、把握、磋商、打磨以及反复修改。这些长诗在诗人个性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现实求真意志的双重推动下揭示了一个写作者不可规约的个性和重要性，也为研究者定位、定调、定性一个诗人提供了代表性的样本。

沿着《水经新注：嘉陵江》《蜀道辞》以及其他与空间关联的诸多诗歌文本，我们目睹了一个诗人的“图经”，而这正是以杜甫为代表的伟大诗人所留下的传统。对于杜甫而言，“图经”“行旅”“迁移”“游历”不止关乎其性格和一生的坎坷遭际，还与唐代开元以及天宝时期的社会大环境剧烈变化密切相关。对于梁平而言，“图经”“空间”“地理”“行旅”既对应

了以巴蜀为中心的故乡背景和生存履历——2000年他从重庆来到成都，也对应了在现代性空间、时间的切换中心象与物象的深层对话或龃龉，对应一个个深度凝视的瞬间以及心智在物象上的长久盘桓。值得注意的是，《一蓑烟雨》中与空间有关的这些文本并非只是时下流行的旅游体，而恰恰在精神维度和诗学维度反拨了景观化的写作窠臼，他只是借助了景观、地理、风物和游记的元素而已，而尽可能地提供了可靠、可信、可感、可知的精神现实与命运潮汐，牵引出历史、现场与未来之间诸多可解与不可解的秘密。梁平笔下的空间以及相对应的情感、经验，已经自觉地构筑成共情化的精神共同体，在词与物、人与事的共振中他打开了褶皱下面最真实的内里，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现实求真意志的策动下，提供了令人唏嘘的关乎根系、自我、现实、历史的多层面的精神真实。

梁平在诗歌中留下了诸多的空隙、虫洞和余地，在闲笔和留白中最大化地激活和拓殖了诗歌的想象空间，借助物态、遗迹、人物显现出了内在化的生命揭示与思想盘桓。这些诗歌真正做到了苏轼那样的处事不惊、荣辱皆忘，做到了精神自审、自得、自洽并抵达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这些诗歌已经没有了火气、戾气与霸气，但不等于没有骨气和力度，诗人深潜到每一个词语的根部和细节的内部，在删繁就简中抵达了精神之重，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收放自如、由此及彼、及物见性、纵横捭阖。梁平在很多诗歌中放低了声调，不是高谈阔论、摆拍各种精神姿态，而真正做到了豁达豁然、水落石出、通透澄明。质言之，梁平往往以率真戏谑、云淡风轻、谈笑自若的话语方式直抵内核、直击要害、切中肯綮、直面渊薮。

梁平试问通过诗歌重新找回一种责任、道义、秩序、记忆和梦想，这在《一蓑烟雨》所附的文章《自言自语或者几个备注》中有显豁的对应。由此，我们看到了类似于杜甫、苏轼或博尔赫斯式的“诗人智者”所给我们撕裂开的一个个恍惚而真切的时间碎片、生命样本、现实切片以及历史存在的内核。以上种种实则对应了一个诗人的人生阅历、人格淬炼与诗歌锤炼之间的交互往返和深度互动，对应了一个诗人的才胆识力，对应了一个诗人的襟怀、气度以及世界观。最终，水落石出，山高月小，一个写作者的精神气象也由此而生成。



重考验。以此来看，诗歌更接近于一场接一场的个人前提的精神“小事件”。这种“轻逸”是严肃、端正、郑重、会心的深思熟虑的“轻”和举重若轻的“轻”，因此这种“轻逸”的话语方式不是能够轻易、轻松获得的，而是需要具有精神投射力和观点的精确性。在深层经验上，这一“轻逸”对应的是一个诗人观察事物的姿态、角度以及世界观。

梁平试图通过诗歌重新找回一种责任、道义、秩序、记忆和梦想，这在《一蓑烟雨》所附的文章《自言自语或者几个备注》中有显豁的对应。由此，我们看到了类似于杜甫、苏轼或博尔赫斯式的“诗人智者”所给我们撕裂开的一个个恍惚而真切的时间碎片、生命样本、现实切片以及历史存在的内核。以上种种实则对应了一个诗人的人生阅历、人格淬炼与诗歌锤炼之间的交互往返和深度互动，对应了一个诗人的才胆识力，对应了一个诗人的襟怀、气度以及世界观。最终，水落石出，山高月小，一个写作者的精神气象也由此而生成。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

新知新思

近年来，稀土成了一个“热词”，且越来越“热”。中国的稀土开采产量约占全球的60%，加工和精炼量占近90%。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稀土成为我国反制西方打压、破解“卡脖子”难题的有力武器。杨自强的长篇报告文学《淬炼：中国稀土科学家创新报国纪实》(以下简称《淬炼》)是中国文学界第一部稀土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

题材独特，事关国家战略，有重大出版价值。中国当代报告文学，是从写科学家开始的。《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在改革开放之初激发了人们向科学进军的勇气与热情。报告文学的现实品格，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回应社会、介入现实、反映真实。《淬炼》承继科学家题材报告文学之传统，以稀土写中国人的强国梦。

稀土，是元素周期表中的镧系元素和钪、钇共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稀土元素被称为钢中的“青霉素”，是军用材料“核心”，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时就曾提到：“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稀土，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这个题材非常独特。就像徐迟用报告文学写枯燥的数学研究一样，作者要向读者科普稀土知识，这是有难度的写作。

作者最初想写的是嘉兴籍院士邹元熾，他在冶铁的炉渣中提炼出第一炉硅铁稀土合金。但是，要写好邹元熾的一生，必然要从中国稀土的艰难开局写起。中国稀土经历了长时间的跟跑、并跑，如今已实现了领跑，稀土的发展史也是一群稀土科学家长达一百年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于是，作者花了两年时间，从江南到岭南再到塞北，进行大量采访。丁道衡、何作霖、邹元熾、徐光宪等稀土科学家的形象渐渐清晰、生动、可感起来。时下写科学家群像的作品并不多，这类作品的写作宽度、深度、难度很大。

结构严谨，由点到面，有历史纵深感。报告文学是一种介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的文学样式，是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文体，是文学的“轻骑兵”。作者是古典文献学专业出身，师从姜亮夫先生，爬梳历史、了解科技文献与史料是他的强项。又因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有良好的采访基本功。

这部作品是国内首次梳理中国稀土的发展史、稀土科学家的科技创新史、科学精神的传承史的一部作品，视野开阔，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作品从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开笔，勾连起西方列强对中国资源的侵占，揭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自主找矿的序幕。何作霖接力，他提取铁矿石中的稀土粉末，经产济慈团队测定，其中含有稀土元素，稀土被中国人发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稀土领域进入新纪元。严坤元领导的241地质队探明含稀土的铁矿储量6亿多吨，105地质队、白云队等勘探队员在祖国大地上唱响青春之歌，探矿者确立了中国稀土储量大国的地位。科学家们上下求索，不断提高冶炼技术：邹元熾在1955年第一次制得稀土金属，1958年成功制得单一稀土，1959年炼出“第一号合金”。徐光宪院士发明了萃取法，从摇漏斗升级到“串级萃取技术”，走到世界领先地位。主管科技的方毅同志“七下包头”，为中国稀土布局，

阿尔法磁谱仪有一颗“中国心”。钱学森、李光等院士上书中央领导，把稀土优势作为战略资源，制订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部署。徐光宪等16位科学家上书国务院，自觉控制产量、提升价格，整治、减少稀土的无序出口，随后党和国家领导规划稀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从1927年到2023年，稀土百年发展历史的脉络条理清楚，人物有点有面，邹元熾、徐光宪等几个关键人物浓墨重彩。作品弘扬稀土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他们始终将科研工作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勇于创新、永不言败，坚守做人、做学问、做科研的本色，以忘我、无私、奉献的精神来为国争光。作品在百年历史变迁中写一群稀土科学家，具有“史诗”的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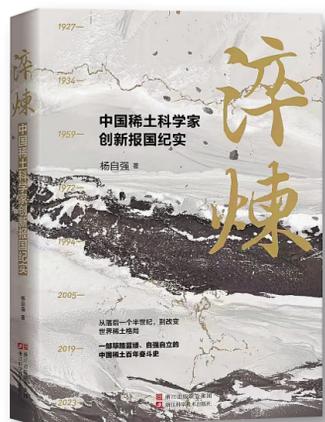
文字灵动，喻象形象，有很强的可读性。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故事要好看，思想内涵要深邃，叙述语言要耐人寻味。《淬炼》既有古典文学的含蓄蕴藉，又有新闻写作的现场感，语言绵密而灵动，既有历史的厚重笔墨，又有文学的轻灵飞扬。作品概括精准、描写生动，是一部文学性较强的报告文学。开篇写丁道衡是“戴眼镜的蛮子”，喻象生动，很有现场感；何作霖的特点是“君子动口又动手”，像武侠小说中的绝顶高手，有明察秋毫的观察力和炉火纯青的动手能力；邹元熾为了散去硫化氢气体，选择在楼顶上炒矿，中国最早的稀土金属，竟来自楼顶的一口铁锅；徐光宪的“萃取法”特别有趣：“油一路，水一路”，油和水互不相溶，盐溶于水，汽油溶于豆油，这就是“萃取”。作者将稀土知识进行了生动科普，打通阅读的专业壁垒，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

书名“淬炼”是一种意象表达，我们可以作三重解读。一是“淬炼”是金属炼制的一种方法，指代稀土的“萃取”技术。二是隐喻稀土科学家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的科学精神，“淬炼”表达的是一种勇于创新、永不言败的精神力量。三是作者选材、表述、呈现的过程，也是一种“淬炼”。作者三易其稿、精心打磨，可以看出其在文献准备、篇章结构、语言运用、细节描写、性格刻画等方面所花费的功夫。

(作者系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业务部原主任)

# 以稀土书写中国人的强国梦

□邹亮



《淬炼：中国稀土科学家创新报国纪实》，杨自强著，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4月

书人絮语

# 记忆的诗学与独特的语势

□沈健

石人诗集《瓷片》入选浙江省文化艺术基金项目资助，近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全书分为《瓷片》《隐居地》《遗址》《郊游》《夜窗》和《一条河流的五个隐喻》六辑，共收入70余首诗作。这是石人田野勘察的心律记录，短则十几二十行，长则百余行，热情而诗意地投放了自已对江南大地复杂多元的凝望。

石人是土生土长的湖州人。这个南人北相的汉子，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他早年沉浸于古典的意境，舒张于流利的节奏，在浙江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石人和湖州乡党潘维、李海、胡加平、屠国平等一起，将声带定位在水乡竹笛与风琴的明亮清新之间，抒情农业文明式微的伤感惆怅，签署对地域文化的诗意认领。但是，翻遍《瓷片》全书，早期诗作全未入集。究其原因，我想大约是要突出“断裂”的决绝吧。

石人沉寂了很长时间。2015年，石人重新回归诗歌写作，已人到中年，历尽沧桑。石人怀着深情在城市与废墟、建设与破坏之间分身搜寻，并从中锤炼出

一把考古的钥匙，使时间中的江南最隐秘的部分在锐利的词语中纷然绽放。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历史想象力的自觉。翻开《瓷片》任意一页，以湖州为中心，以江南运河为半径，长三角冲积扇之上的地名、遗迹、风物、自然景观，迅疾如急流猛进，飞溅玉扑面而来。松雪斋、碧浪湖、丘城遗址、眠佛寺巷、陌宋楼门……触目尽是家园地标；瓷片、荷叶、观风大厦、山水窟、太湖鱼鲞，所指皆为故土符号。以记忆和历史、现实和语言、词与物搅拌混糅，石人为我们重构了一个多时空交错、多文化碰撞的江南沙盘，敞开了时代流变中个人与族群的丰富记忆。

诗集中有不少长诗。长诗写作要处理好“宏观把握”与“微观传达”之关系。石人偏爱重浊与明亮兼容，热衷晦涩与明晰混合，倾心思辨与驳诘交融。在历史痕迹的日常书写中，已经蹿出一条“歧义丛生的足印”，形成一种高度个人化风格面貌。无论“俯身鸟瞰”，还是“蚂蚁爬行地下”，石人都能以肌理密实的块状词语构筑句群，像油画那样呈现激情自抑的顿挫与

承转，使整首诗既雄浑勃郁，又透明舒张，弥漫了一种浩然之气。石人的用词既有刀刮油彩般的大色块压抑与撞击，又有水墨轻抹小浪花式的透气与轻逸，在悖论式的句群腾挪中指向人性复活的乐观与镇定。

石人的短诗往往在自如转行与断裂处，以率性干脆的口吻和果决坚定的语气，舒张释放温暖明亮的细致柔情。他以独特的语势转强化诗趣。语势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指语言凸显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与变化态势，状如朗诵过程中语言波峰、波谷、上山、下山、半起等形态的把控运作。在研读多多人诗歌时，我有一种大胆的理想，是不是能够用语势这一概念来解读现代诗的音乐性，即通过诗歌内在语势来剖析诗歌的节奏力、音韵波、起伏度、顿挫感？石人的诗歌作品为我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在石人的诗中，语势主要是通过词语、短语、短句和大量动词的巧用来制造的。他的诗作，读起来既语义深长，又藻饰浓烈，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系浙江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 敏奇才《雪域驮铃》——

# 深情谱写洮州的地域传奇与精神壮歌

□崔沁峰

自然资源匮乏，历史上曾有“牛帮”队伍行走雪域高原的传统，临潭的“旧城”也一度成为“茶马互市”早码头，吃苦耐劳、团结勇敢的“洮商精神”至今激励着后人。1936年8月，红军长征队伍到达洮州后，进行了40多天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建立甘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打响艰苦卓绝的“旧城保卫战”，召开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洮州会议”。期间，红军队伍模范执行民族政策，与当地群众友好互助。洮州儿女筑粮台支援红军，并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这些植根于临潭的红色革命遗产，至今鼓舞着洮州儿女不断奋进。这些洮州的历史传奇故事在当地虽广为流传，但以文学化的方式集中呈现还是首次。

该书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洮州的真实事件为背景，选取了洮州中心城市临潭古城镇、城郊乡村敏家咀、川北阿哇草原等不同场景，塑造了牛帮“大郭哇”敏雅南，草原官寨“老爷”阿拉加布，老一辈洮商敏镇寰、丁掌柜，德高望重的老教员杨先生，年轻一代的雪林、雪云、拉姆等人物。书中以洮州“牛帮”和草原官寨各族人民世代商贸友好、年轻人明辨是非主动给红军北上带路、

点描写了普通群众——黑脸羊信歇歇奔赴前线的壮举。他其实代表了千千万万不畏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奔赴抗日战场的无名英雄，所以该作也是对那个时代所有人民英雄的讴歌。

作为多年来坚持围绕洮州乡土写作的作家，敏奇才的《雪域驮铃》在讲述洮商支援红军的主体故事时，依然没有脱离洮州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故事发生的土壤。作品呈现了一条值得关注的叙事线索：受江淮文化移民影响，洮商成为有文化、有道德的儒商。这其实揭示了临潭的一个重要文化背景，即在江淮移民文化影响下，洮州各族人民不断融合进步。由此也可看到，作品还传递文化对一个地区和人们的影响与滋润，即无论是为抗争贫穷远走雪域高原，还是面对民族危难挺身而出，洮州儿女表现的可贵精神是基于骨子里的本能，它同样会延续到今天的时代发展中，这恰恰是这部作品最大的现实意义。

在运用和呈现地域文化方面，作者有意纳入有关洮州文化的代表性元素，如江淮移民、洮州花儿、万人拔河等，并使用了泼辣、不亮黑、弹铮、漏闲传等大量方言俗语。纵观敏奇才此前的作

品，这些地域文化元素一直是他建构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说他此前的作品都是基于生活的细节和内心独特感受的个人书写，那么小说《雪域驮铃》则是他关于洮州地域和人民的共同记忆。这是敏奇才多年文学创作积累的必然选择，他需要更大的空间与容量，去讲述他深爱的家乡。这也是他作为作家的使命担当，把最能代表家乡整体记忆和精神光辉的故事讲述出来。

除了叙事外，小说重在塑造人物，尤其是对人物精神高度的探究。《雪域驮铃》精心设计了从前线寄回日本鬼子军衣上的红领巾章、不顾路途遥远坚持送伤员回家乡、洮商善待红军骨殖等情节，凸显了人物形象，形成了精神力量。其中“儒之殇”一节中，老教员杨先生的“抗日宣言书”透露出民族危难面前人民群众的“不怕牺牲”的勇气和决心，“刚硬如铁，疾恶如仇”的一代名儒辞世，呐喊出了各民族儿女最光辉的精神壮歌，也揭示了革命胜利的根本所在。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雪域驮铃》也是作者为洮州大地贡献的一部“洮州秘史”。因曾在临潭挂职帮扶，笔者有幸成为第一个读到《雪域驮铃》初稿的读者，书中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养育自己的家乡和人民。”驼铃声声不断，光辉岁月如歌。敏奇才用文学的方式回望洮州的光辉历史，为洮州儿女立传，也使洮州大地的传奇与光辉永久蓄藏在今天新一代临潭儿女的记忆里。

(作者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纪委办(监察处)主任)



《雪域驮铃》，敏奇才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4月

《雪域驮铃》是近年来临潭本土作家创作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作协持续多年的文学帮扶下，“文学之乡”临潭的创作队伍不断成长，他们用手中之笔表达对故土的热爱与文学的追求。敏奇才的新作《雪域驮铃》以他的家乡临潭县内具有标志意义的地方史实和广泛传颂的民间故事为素材，进行了文学再创作，是作者为家乡深情谱写的一部地域传奇和一曲精神壮歌。

临潭古称“洮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沿、因